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史映緑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知人

宋哲宗元祐三年尚書左丞王存乞明論朋黨所在狀

曰臣今月十八日同三省延和殿奏論王覿罷諫議大夫除外任差遣事伏蒙陛下宣諭近日朝廷煞有朋黨臣與呂大防等奏陛下所謂朋黨乞明示臣等庶知懲

戒既而不蒙宣諭臣退竊恐悚葢朋黨者附下罔上紛亂邪正眩惑視聽陰為姦利此人臣之巨蠹而世主所深惡也漢之黨事始於甘陵二部浸淫不已至于衣冠塗炭垂二十年唐二李朋黨互相排斥凡四十年幾危朝廷國家慶歷間亦有朋黨之論當時富弼韓琦范仲淹等頗遭排擯賴仁宗盛德不至傾害去年因張舜民被貶自此議論之人分為二黨亦互相詆毀聖明燭知稍加擯抑今雖其勢頗沮而餘風未殄臣職預敦厲風俗常竊患之今蒙宣

諭近日朝廷朋黨未審聖意謂庶官近侍邪抑謂執政之臣必是察見實狀亦當明諭中外厚加譴黜蓋執政之人同心同德乃克濟務若審知有挾邪朋比之人不可一日使居此位居此位者須待以不疑若懷疑心則必有小人造作飛語乘間而進者倘陛下涵容不欲暴露而執政被疑各懷形迹其害陛下聖政為不細矣臣蒙被拔擢使預機政雖甚愚鄙然粗識為臣去就之節固無貪戀祿位之心所以夙夜黽勉欲効其區區者誠荷陛下不次之遇思

有以補報萬一是以心有所懷不敢嘿嘿伏望聖慈因延和殿奏對明諭臣等以朋黨所在使得循省如臣迹狀有涉於此願從竄黜以肅在位臣不勝惶懼之至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辨舉王鞏劄子

曰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謟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鋭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

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奬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

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輩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輩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輩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詣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輩亦不以此責臣

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責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輩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曰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

免百端游説動揺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説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同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怨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

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

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温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顧指如

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

勿謂不顧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再論分别邪正劄子曰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覩聖意頗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復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

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

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

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
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
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
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恱而
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
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
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
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

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聦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

上下忻懌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蹴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

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

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遐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

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日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懐不恱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逺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

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

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爲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

人為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壊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内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

國書曰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五年吏部侍郎兼侍讀范百禄分别邪正條目上奏曰臣愚竊以為分别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

貴或性識頗僻或兾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徧舉今輙疏其條目於後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虚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姦邪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恵養耆老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踈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

顧舊章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恵及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卹惸獨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為姦邪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

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

六年翰林學士梁燾論為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以聰明為髙而政以忠厚為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皇帝陛下仁孝莊敬静淵流通閲天下之事日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祖宗治體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於成者臣竊疑之或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

乎今日為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上惑主聽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亦呼正人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實也所謂正之實者能推公心以愛君憂國為計不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大節而忘其身事兩宮而一其志為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於左右宮庭之間遠慮至於夷夏海隅之際皆欲得其歡心康寧無事上下一意其為安靜真切如此者是正人也此類進則

聰明開廣内外大安豈不為國家忠厚之福耶所謂邪之實者緩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為忠直内陰懐姦曲其言似忠而其實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凶險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一而其實二三其徳也貪禄競進猜忍傾奪專以傷害善良為謀而又附托權要出死力為之鷹犬不憚不恥以肆其毒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其為傾捉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聰明眩惑内外大恐豈不

為國家忠厚之患耶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已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願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辨姦詐之説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知所依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貼黄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見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偽而量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有次序

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内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在内則害政也今邪人在内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内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柰何與前

日之聖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數數進計終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勿為清衷他日之憂悔也

貼黄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臣以忠孝報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不過數人羣小怨嫉陰結為朋力謀排陷者不一日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則姦謀可行大姦有復來之望此數人者方以時事難守為憂孤立難安為懼若非陛下知其從來忘

身忘家當怨去姦有愛君憂國之心力賜主張則豈能安全至於今日也在於今日之勢尤為難立仰賴聖造終始主張也此數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多萬一如此則為太皇陛下即日之悔為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為大懼也願聖明凝神深慮以杜其漸待其事起而後處則其勢必强横難制縱終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伏望聖慈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問謹重開可

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朝廷日有安静之望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緩憂矣小人姦言最是難辨盖其巧美似忠害善似直狠愎似敢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德業俱損若不早辨則終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為戒聖明不可不察也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吕陶奏乞罷言職事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闢衆正之路杜羣枉之

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術無他在乎絶朋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忘國家之事以私已自營挾疑似之説以養交固寵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忠者先傷則凡懐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為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從而推廣其説然二人者卒為朋

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二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盖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公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亡人心無所頼上下相徇毁譽亂真人主雖獨公其心於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臣視往事之變嗟念久矣起自踈遠無左右之助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以言

責之任感慨自誓恨無死所以報萬一然臣嘗謂諫官御史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綱紀遠比周然後為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已牴牾同列亦既多矣違戾權貴亦已甚矣頃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説書臣以謂禮貴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僭實生厲階乃獻封章論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頤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於頤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職事爾非欲沮頤以伸已也同舍

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敵陰懷眦睚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職臺諫紛然共議營救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闇始欲救之遂諾長貳以謂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强臣臣乃詳論舜民之言不可行舜民之罷不當救面却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諭其人各以為恥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免遂形惡奏上浼聖聰仰頼陛下睿明天縱照見邪隱社稷神靈弗祐非道斯人黨與不攻自破孤臣獲

全復進諫列此天地之造也今韓維之上容程頤之死黨猶指斥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忍不辨而去哉所以辨者小則欲明一身之枉大則欲救天下之害也願陛下垂聽而察焉大凡臺諫供職之始當有章疏所言之事必以遠者大者為先以近者小者為後此其體也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斥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為程頤報怨

也其一則杜純藉此以悅韓維也韓縝誤神宗之政事
韓宗師忝祕閣之除命韓宗儒醜穢之迹郭茂恂贓貪
之罪臣累嘗彈劾則維之憾臣亦深也彼杜純者與韓
氏為婚姻維既判北京乞差純為本路運判朝廷起純
於停廢之中而遣之在河北未數月召為大理少卿荷
德於韓豈肯不報其人天資刻深持法苛峻每斷疑獄
主議維重以求合韓維之意維多從其說於是表裏相
成與范百禄異論維因此益喜之忽有侍御史之除命

下之初不協公議臣是時深欲論奏適會傳堯俞等事未辨明恐不知臣者謂臣又起爭端遂隱忍而罷則純之言臣以恍韓維迹狀亦明矣至于賈易為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詞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詳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蓋中人之性燭理不能盡明況於事變必再三思慮則庶幾無悔雖聖人亦許之夫以孔子

之聖　許季文子之再思而臺諫不容臣之深慮亦已過
矣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以救之為薄於風義乎則
事固有輕重理固有取捨不可執一而言也臣雖不救
同官薄於風義其過小也實知不當救而苟為辭說附
助黨與以救之則欺於朝廷其罪大也臣寧有小過而
不敢為大罪寧致同列之深怨而不誤國家之大事臣
何愧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絶必欲臣廢逐
而後已臣深痛朋黨弊至於斯也夫朋黨之人寄佞於

忠托姦於直濟之以智成之以敢不可不察也昔劉崇魯哭李磎白麻者為諂崔昭緯也劉栖楚擕李紳之宼者為附李逢吉也豈宜聖世復啓此風小分曹類大成黨錮漸不可長也臣伏聞神宗皇帝甞戒諫官曰不得潛為朋比陰有中傷祖宗訓戒著在史冊安可忘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規天模地荅揚祖考之光訓越對上帝之景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聖哲仁慈超出千古四海治理萬機得失神遇而心悟其於邪正了無遺

察臣雖以螻蟻之命立於虎豹之羣憑賴天地之力未賜斧鉞之誅以安其餘生而不憂也雖然臣猶喋喋不能已者蓋衆口可以鑠金積毀可以消骨曾參殺人入市有虎言者三至未免置疑跬步一差遂投朋黨之陥穽此臣所以深憂也夫竭力事君有死無貳死得其義又何憾焉臣之區區惟恐不得死於陛下之斧鉞而將死於朋黨之陥穽則臣猶有憾也伏望陛下哀憐鑒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煩瀆天聽臣不勝幸甚

陶又乞罷京西路轉運副使除一小郡上奏曰臣近拜疏具陳本末乞罷言職免使紛紜之論煩慁天聽孤危之誠必蒙聖察繼聞除臣外路轉運副使雖陛下知臣無他哀憐全庇未遂誅戮猶欲付之一道養以厚禄天地父母恩深德厚其幸極矣然臣尚敢冒鈇鉞之威傾布腹心求免寄任者盖為陛下以臣為是公也黨人以臣為非私也受恩於陛下則生可保也得罪於黨人則死不可保也當此之時臣欲不言而去則負陛下拔擢

生成之恩不有鬼誅必有人禍臣欲言之而去則議者必謂臣因罷職補外憤怒狂躁敢肆譏謗則臣言與不言皆可罪也雖然臣今日在諫列則猶可言明日罷而去則不可復言徒抱恨而死目不瞑矣臣寧取憤怒狂躁之責而不忍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也葢為皇帝陛下承祖宗廟社之寄恭黙未言太皇太后保佑嗣聖務以德治簾外之事有所不知每與講謀天下之政令者唯執政數人而已每欲詢求朝廷之闕失者唯臺諫數

人而已每使談演經術開發聖性以充廣道德仁義之實者唯講讀數人而已則居此職者安忍以回邪欺罔報陛下乎今臺官以阿附彈奏而執政應之於內講官以怨仇欲報而諫臣助之於外在臣一介固不足卹然此風一啓非朝廷之福也何則今日惡一小官而擊去明日憾一大吏而中傷推此而上何施不可雖陛下他日覺之亦恐根株已深而剗除不易也況臣今日已後不復面見清光無由更上章疏故於此時敢效古人之

尸諫詳悉條陳當今之事以補前疏之畧願陛下知之者六然後退就斧鉞亦未為晚伏望陛下寛臣憤怒狂躁之罪一賜省覽幸甚幸甚臣聞本朝故事為御史者有兩府是舉主並須廻避蓋置臺諫以檢察兩府之過若用其門生故吏慮致私徇此祖宗御下之機權至深至密近歲以來此制隳紊只避親戚不避舉主昨除杜純為侍御史明知是韓維親家畧不廻避奮然用之無復忌憚中外傳聞莫不駭嘆蓋杜紘之子為韓維壻純

與維情愛豈不相厚動息豈不相通維有過則純必不言維有怨則純必不報害政之端莫甚於此今純雖已罷去深恐他日兩府又用其親戚及門生故吏為臺諫表裏作事以誤朝廷臣今日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一也純之本末如此而人不敢言者畏韓氏之勢也韓氏之勢誠可畏矣宗道為左司宗直為司封宗師為衛尉劉攽為中書舍人未甚過也陛下方以安静為治進退大臣務全恩禮臣亦未敢指此以詆韓維也

至於近日則頗專恣以宗文為光禄丞又有待次而權
軍器丞者又有奪吏部之闕而為北京通判者乃其子
與姪也孔宗翰為刑部侍郎杜紘為大理卿張元方為
府界提點辛雍為太常博士馬珨為清河輦運宋彭年
為司農少卿楊景謨知開封縣謝景温免成都得揚州
郭茂恂貪贓放罷得晉州徐耘待闕差磨勘染院物帛
皆其親也臣方欲極力言之而自遭枉奏勢未暇及今
韓維雖已罷免臣恐他日宰執有如維之彊横臣今日

亦不敢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二也朝廷以太平無事尊賢重道起程頤於山林之下而仕以勸講日侍天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勿動非義勿言可也今乃講讀之罷往往與內侍密語非其體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發嗽未御講筵頤乃申請乞今後須得關報亦駭中外之聽不知義也詳定學制踈謬無取禮部逐一駁正三省至今依違未決議者非之臣又風聞頤在汝州侵占民田數家起訟邢恕在彼兩平其事然未審其

實有無果無之則是他人以惡語加之也果有之則殊非朝廷所以待順之意也臣知此久矣未深信之而不言也至于今日則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三也古者冢宰制國用於歲杪量入以為出周公制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然則邦家經費乃執政所當留意也今聚斂之弊蠲除已盡而浮冗之費殊少裁節雖降詔委官裁減冗費而所減者唯將官公使一項歲可省十萬貫其他則皆細碎毫末爾臣恐他時所入不足以

備所出未免過於取民宜詔三省與戶部裁定國費革僥倖慎姑息上以富國下以厚民此願陛下知之者四也國家宗社所以延長萬世德澤及人淪浹骨髓者蓋懲秦漢以來至于五代之弊無族誅有貸法故也天聖中詔天下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許上請例蒙寛貸州郡縱有不應奏之罪則與免駁勘自昔至今由死得生者不知幾萬人矣近歲刪去此條於是天下之獄在可疑不可疑可憫不可憫之間者皆畏駁勘更不奏請

卒皆文致其罪處之死地臣恐刑獄益密而濫死者衆則與免駮勘之條不可不復此願陛下知之者五也夫君子小人之道各有消長觀大勢何如則治亂可知矣君子並進則治小人彚征則亂世主所以防微杜漸而慎其用捨也今朝廷選拔材器澄清流品勤亦至矣而間有小人雜於其中不可不慮也王安禮者有吏材曉民事委以藩郡乃其所長然其人操行汙濁心膽麤豪神宗亦甞稱為惡人既差知成都必過闕下不宜留在

朝廷況許將今冬成資宜令速赴新任盧秉者昔在兩浙提刑創興鹽法雹害東南至今瘡痍未復在渭州處置邊事惟求合李憲之意曲奉於憲有如僔親憲嘗薦之秉相次服除決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時中李公南路昌衡輩皆刻薄之資見於已試而又任之以經畧發運轉運使之職必無以副朝廷德意而恵養元元矣此願陛下知之者六也凡此六者陛下既已知之願以聖謀英斷收攬威權運於掌上使大臣小吏不敢為欺天

罔日之事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雖朝去闕廷暮死溝瀆亦無憾矣臣旣與當塗之人多有仇怨今轉漕之職必難安處未免煩言重凂天聽伏乞除臣遠小一郡俾安其分

元祐元年左司諫朱光庭乞以善利二者别邪正之臣上奏曰臣聞自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别邪正之臣爾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否然則何道而别之在善與利之間也正臣一意在善務引君以當

道故盡忠盡公未嘗不敬邪臣一意在利茍患失之故為佞為欺無所不至恭惟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灼見正臣之在善日賔諸朝審知邪臣之在利逺之於外臣願陛下堅持此志每用人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則天下何患乎不泰也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狀曰臣昨日簾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

分別臣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複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荅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

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
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
遂至黑白不分引吕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
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鑒恭惟
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王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
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歷中先臣仲淹與韓琦
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
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

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斵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頼仁宗容覆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

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内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純仁又繳奏歐陽修朋黨論䟽曰歐陽修朋黨論曰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

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唯億萬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觧黨人而釋

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而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

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又論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甞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甞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

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

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

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臣聞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

悅脓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太平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搆造謗言毁黷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汙一二忠臣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羣議惟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所風聞未必

皆是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詳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構造之言易為明辨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竊見本朝歐陽修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輙敢備録上進伏望萬幾之暇略賜

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區激切之至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陳次升奏對曰臣伏覩周紳李彥倫巴宜張康國蔡蹈吳伯舉李植朱眀近因賜對除朱眀知泗州吳伯舉太常博士餘皆提舉常平司官者竊以爵所以旌有德禄

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無功而禄何以為天下之勸故人主以爵禄為操柄而砥礪天下之才官必得其人人必稱其職恭惟神宗皇帝厲精庶政允釐百工大臣每薦人材必召對能者随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蓋所以明黜陟之公也風聞前任官登對朱眀寂不稱旨故與知州差遣且自通判升為郡守已是進職若得常調一郡亦僥倖今乃除知泗州況泗州地望非他郡之比經是任外則為監司内則省寺監官如此則是與稱

旨者蓋無異矣以昭之守泗雖不足論然召對所以旌別人材今例有選任是有召對之名而無升黜之實朝廷用人如此良可惜哉除授恐累國體伏望陛下稽攷先朝政事召對臣寮必擇其能者而進之其不稱旨者令歸本任庶使賢否有別多士知勸其朱昭若先有指揮與知州差遣即改差常調一郡少示黜陟庶允公議取進止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知人者自信知於人者信人道

可以治天下則與之謀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器大者不拘之以苛細器小者不責之以闊遠能者官其能藝者食其藝使辨士不得以辭勝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機合貪士不得以利摩有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官按法而黜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聲離婁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舉意已得之貌之所見情已察之姦良儉正毀譽是非無以逃於我而陟降沮止廢置予

奪亦無不自乎我此知人自信者也内無主外無學好惡無别取捨無擇故人覷其倚而潛以應之倚於名高則諛說之徒至倚於厚利則聚斂之徒至倚於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計數則譎變之徒至美言獻於前重禄餽於後使夫喜功易進挾押闔之謀試揣摩之術排擊於必爭之途譁噪於並趨之地前之既入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擯之名器可以餌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於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

為也故勢重而威專知於人之君使人唯恐不為以自
侈故勢輕而威奪凡此兩者治亂之所繫而人君之所
察者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然則知人之本未始
不先乎知言也夫天下無事則欲言者息天下有事則
不能言者出故以言擇人以人責事雖堯舜不能廢也
言乎經大事興大利舉偏而補弊革舊而造新此必有
趨變之功也言乎明憲度謹禁令犯義者黜犯刑者誅
此必有制法之功也言乎節財用阜通貨賄使公私無

不足之患者此必有富國之功也言乎修車馬備器械選將礪士使敵人不敢加兵此必有强國之功也言乎稼穡有政農功有時竭人力盡地利此必有養人之功也言乎明道德達禮樂人無賢不肖才無智愚學則成不學則棄此必有教人之功也然許人以可用則不可用者無以知億人以不能則能者無以見故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與之使自舉之功當其事事當其言者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者誅大臣不能為朋黨之

助左右不能為先容之助士大夫不能為游談之助賢不肖是非之迹循其後逐之而已窮矣故好誣者不能詭言言則不實之罪隨之好匿者不能隱言言則不忠之罪隨之好大者不能夸言言則惑衆之罪隨之好毀者不能譛言言則蔽賢之罪隨之度其誠可言則言誠不可言則止知其言之不可罔而名實之不可揜也昔者齊威王命大夫治即墨而毀言日至使人視即墨則田野闢人民給命大夫治阿而譽言日聞使人視阿則

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故召即墨大夫封之萬家召阿大夫烹之堂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雖然此知言者也持此以責人之功未足以盡人之才盡人之才惟聖能知之人之才於此於彼各有所能也不害其所能而用其所不能則所能者恍於見知而所不能者終不敢以非其才而自處唐太宗嘗謂髙士廉臨難不易節而所乏者骨鯁唐儉出言可喜而未一言及國家事楊師道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長孫無忌

應對機敏而攻戰非所善岑文本敦厚而謀長經遠劉洎堅正而其言有益馬周敏銳褚遂良竭誠依人太宗知此數人之才而用之數人者亦莫不盡心以應上使夫聖不足以通人知不足以周物疇克之哉故知人者始於試人之言而終於盡人之才凡此者出於聖王獨見非下之所能為也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朋黨之弊狀曰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

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李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盖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

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慎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冲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慎終如始獎借

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紹聖二年監察御史常安民論大臣唱紹述之說上奏曰臣竊惟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恩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

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禄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

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弁命勅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髙遵恵為侍郎士論皆以為當聞吳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聞待制舍人再激而大臣尚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恣横朋黨滿朝未甞一言及之唯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奬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

之

畢仲游上言曰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强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乎丘民而返為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𡨚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其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勇者以目皮視天下士而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制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麤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

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

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於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目皮取天下士者為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麄又有孔子所以知之以治其精而為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

而賢則無賞而唯用學校科舉保任之麗法嘆人之難知蓋未可歎也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召還上殿劄子曰臣竊惟聖君踐阼要在正始正始之道當自朝廷朝廷一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征曰罷蓋用師役未有不罷者也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又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所謂濟濟舜命九官是也所謂翔翔翔翔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

大夫如此可謂美矣竊見近時學士大夫往往競進務相傾奪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静退為畏弱相師成風莫之能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恭惟陛下憲天聰明深燭民隠修明百度首以人材為急而臣逮侍神考元祐補外迨今一紀陛下即政之初首加識拔此臣夙夜未知所以論報之方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慎初謹始正自朝廷眷忠厚之臣擢静退之士使躁輕者革心浮薄者易慮建用皇

極布宣中和以熙百志以凝庶績以追唐虞三代之治

臣愚不勝願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知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陳祐狀奏曰臣面奉聖旨計會左正言任伯雨同商量論列宰臣韓忠彦援引元祐臣寮事勘會元祐臣寮刑部岑象求買易工部豐稷趙叡太常張耒楊康國吏部黄庭堅晁補之考功劉唐老司勳陳

察人才均為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論列付之三省不免改易既非利害所繫徒有分別黨類之名天下之人且妄意朝廷逐去元祐之黨復興紹聖之政事議論蜂起愛惡相攻必復為異時之患目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臣寮纔十數人便輒攻擊是朝廷之上公然之黨也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而欲有為於天下

難矣盖正者君子邪者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氷炭之不可同罏鑿枘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

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堯之聖而曰畏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堲讒説以孔子之聖而曰遠佞人善為國者必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子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害君子苟朝廷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圖事揆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主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

有時而伸矣君子見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為非以白為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為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為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小人以啓禍亂之源哉盖小人聽其言則似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之好姦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淫滋蔓日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虚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禹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

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消長哉在人主取舍何如爾昔者劉向嘗為漢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之心者来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繇是而衰諸葛亮嘗與蜀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

如齊威公任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寺貂易牙則身蒙其禍為世大僇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寳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為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陛下留神省察

右正言崔德符上乞辨忠邪書曰臣聞諫諍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以人臣而有訕

謗之名此譏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桓帝以災異數見博求直言及劉儒上書則不能容又觀曹鸞訟黨人而被誅李少良論元載而見戮未嘗不掩卷興歎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蚍蜉區區欲報萬一而詔有言之失中朕不加罪又曰尚悉乃心無悼後害則感極而繼之以泣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肯一吐

是天下臣子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失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臣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設不得其當疾苦雖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時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無餘事惟其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闕失莫大乎此賤臣於草莱不識朝廷之士特以

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藉口誅李膺杜密捕夏馥為黨魁指范滂所用為范黨海内塗炭二十餘年廢錮誅徙者不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各植黨與更相報怨縉紳之禍不解者四十餘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而憸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掃除天下善士漢唐衰亂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毁譽者天下之公論臣竊惟朝廷毁

譽與天下大異故責受崖州司户叅軍司馬光陛下左右之人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令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之人以爲忠而天下以爲姦此理何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而陛下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專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成敗者謂之姦可也變亂是非傾移主意懷道德者必加誣染負高名者志在翦除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

優女色敗君德然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讐者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造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有之乎惇有之乎皆惇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者而與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為狸則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則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謬賞濫罰行而佞人倘佯矣如此為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夫光凡事四朝

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
無以逺過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
也朝廷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周勃木強敦厚
故屬大事安劉氏非勃不可汲黯好直言面折人短故
能寢淮南之謀輔少主守成賁育不能奪由是言之姑
欲周旋奏事便佞捷給則人人皆可為公卿必期於利
害安危之際無負於國家非正人不可臣孤生晚輩平
生不識光而光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姦邪

報仇而負天下之謗耳至如惇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可恠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昔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天下尊之不敢名呼為賛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敢名呼曰侯公令惇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賊何也辜負主恩盜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其實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惇指元祐之臣盡以為黨而投之必死獨蘇頌無恙固天下之賢者然所

逐皆頌等夷以謂不預政事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理也惇竊國柄也自陛下承天寶命入紹大統海内翹然日跂新政故京師人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又曰大惇小惇無地安身大惇謂章惇小惇則御史中丞安惇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此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使陛下史臣不書而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耳六宫之長皆用民謦而無謗言於是乎能霸陛下廣有四海選擇一二臣顧反若此臣恐傷天地

之鑒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夫小人譬之蝮虵毒蝎其凶忍害人根於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國勢安强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則必有反覆賣國之心跛扈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古欲盡去正人者非姦臣則逆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捐者石顯也逐韓瑗来濟褚遂良長孫無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誣王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甫也貶杜佑陷李揆殺顔真卿者盧杞也殺孔融楊

脩荀彧者曹操也誅戮關中舊族者董卓也盡去中朝名士者柳粲也夫正人者君之羽翼姦賊患之必翦其翼然後得志惟陛下前知詭計密挫姦謀力收骨鯁之臣自為羽翼其所以消灾變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夫宰相者使百官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不聞劾姦邪門下不聞封駮詔令共持喑嘿主事婀娜非宰相使之而誰也昔李林甫以其罪大滅頂惡極通天則掐天下邪人佞夫布在言職脅以禍

福無敢上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人主不知此可以為後世戒也其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趙昭儀為皇后太中大夫劉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辛慶忌之徒交章請救夫以漢緒中衰猶有清議主張爭臣頃者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先朝左右大臣拱而觀之諫垣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去夫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言官其耳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切姦諛若此則陛下亦欲東拔忠藎圖回太平

孰為陛下言之孰為陛下行之姦詞互至邪説沓進陛下亦有堯舜之聰明不得行朝進一人而復止暮逐一佞而再收是非紛紜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矣共惟陛下躬睿聖之資體温文之德皇天眷睞宗廟顧享畀付神器今欲欽承上帝慰荅祖宗之靈而國勢若此此臣所以為陛下慮也夫日者陽也陽為君子食之者陰為臣為小人日有食之臣侵君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且侵陽故其變為

大其所以消復之道臣不敢曲牽異說旁取雜家姑以經傳所陳聞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災弭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宋璟曰日食修德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此言播于詩著于傳可以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欝衆心則天意解

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陛下至誠毋忽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尹涞乞戒朋黨之獘狀曰臣嘗聞自古朋黨之論既起未有不為朝廷患臣不敢遠引漢唐敗亂之迹為今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説互作豈朝廷所欲為哉亦有傾危變詐之士曰以飛箝捭闔為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搢紳之禍幾半朝廷而班列為之

一空五六年間海内多故君臣無閒暇之日此陛下所
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治尚簡静以與天下休息
更革庶事惟務便安進用羣臣不間新舊任賢以勿貳
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判天下士大夫始
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
别又以建中靖國元年為紀年之號則陛下切於致治
之意蓋可見矣然臣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
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或巧締讒言以中人或妄生虚

譽以舉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說以陰動柄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騁曲辯欲以變更朝廷之好惡假浮議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駕虛為實豈顧紛紜之害理唯期協輔以進身黨與漸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曷底静安臣願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戒勵及出榜朝堂庻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朋黨之弊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

建惟陛下察之

徽宗時校書郎陳瓘奏曰臣聞為善者可愛為惡者可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則是可憎者有可愛也可愛者有可憎也此乃聖人經世大公之法人主用之兩平之術非兩可也前日朝廷之上深疾兩可凡安石之所可而神考之所謂不可者必改神考之不可以從安石之可執一而廢百其為乖謬也甚矣然則一可者偏兩可者平平者之言必有可採臣故曰兩可可問

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所不可其可多矣況兩可乎此正是聖主制變之所當務也

殿中侍御史何鑄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巳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

左司諫江公望薦人材上疏曰臣親奉睿旨俾臣論奏

人物臣退竊思之此固臣之所當告正陛下之所欲急聞也臣聞之孟軻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充是心是是而非非則足以知人矣臯陶曰在知人惟帝其難之苟以為難則靡所不咨矣堯躬明德在上賢不肖宜若白黑之不可亂如驩兜之黨姦猶且咨之盖盡人所知然後能無所不知陛下勇智天錫聖敬日躋廣覽遠聽巖穴側微無所不逮故於人物如鑑無心妍醜不能逃其質若權衡應物輕重未嘗失其平猶下咨微臣以廣耳

目眞帝堯之用心也若臣涉世甚踈經國有志二十年
間世味無一經心粗知靜趣傳曰心靜天地之鑒心茍
靜天地猶可鑒況人物乎臣之所知或得所稱或觀於
已試或爲寮友而知其所趣或於孤遠而見其持守不
厚族姓不問黨與不間親讐不挾權倖采之公議僉以
爲允陛下廓天地之度無物不容晦神明之用有瑕必
匿搜羅包括咸在其中遺其所短用其所長不求其備
隨罷而使故人無不盡之才才無不濟之治因臣一人

之所知以類而求臣之所知才不可勝用矣求之一人且如是矧公天下而求之乎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彚征吉以言君子泰亨之時拔其一則各以類從矣此正今日之所急陛下不間疎遠如臣者尚且咨之孰不為陛下盡焉伏乞更賜咨訪以驗臣之不妄謹列姓名于左

公望又論哲宗紹述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為横議借威柄以快私

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駭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熈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柰皇天后土何

殿中侍御史龔夬乞明忠邪劄子曰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𠎝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欲革面以求自入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混淆曲直以疑朝廷將

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内若然則天下之治忽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察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欽宗靖康元年侍御史李光論王氏及元祐之學奏曰
臣愚昧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使擢寘言路每因進
對俻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
莫不歡欣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
伏覩三省降到黄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
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熈
寧元豐間内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俻具賦役均平其
意專以王氏之說為是公肆誕慢無復忌憚以陛下聖

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覵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黒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熈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脩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已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模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

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説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説五十歲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内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頼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熈豐之説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説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朝廷之福也

諫議大夫楊時乞分别邪正消除黨與狀曰臣嘗考漢

唐之所以亡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修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自蔡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已者使無敢言然後肆意無所不為以馴致前日之禍上皇晚悟其非以搢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旨而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深監而奉承之者也近聞士大夫間復有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者或指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黨夫以二十餘年

之間而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則搢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臣竊謂所以致黨論之興者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彥動為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其悞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京父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黜責公議未厭此論者所以

疑有其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

投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

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别邪正消除黨與則天

下幸甚茍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者是必姦人欲中傷

善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脩

所撰五代史書其言最為詳切謹錄進呈伏乞詳覽

監察御史余應求論朋黨宜辨之於早狀曰臣嘗觀李

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因小以至大因私以

害公終成牛李之禍文宗患之而不能去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謂君子小人其勢不兩立猶如氷炭薰蕕之不可並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路則排君子勢之必然無足怪也惟明君能辨其人為賢為不肖其事為公為私其言為實為虛其心為忠為邪則君子小人自判而朋黨不足患矣文宗暗君也不知察此而患不能去之豈不謬哉國家自元祐紹聖以來起朋黨之論幾四十年然猶假政事之異同以名

之也近歲尤甚不問人之賢否功罪何如凡為執政所引用者皆指為某黨故有蔡黨王黨之目更相非毀迭為進退不復顧國家之大體唯恐其黨之不進也又其甚者蔡京一門父兄子弟之間自分黨與果何理哉此弊不除為患甚大陛下稟英睿之資奮剛斷辨忠邪進賢退不肖必無疑貳此君子道長而小人退聽之時也自今羣臣誰敢為黨者然而考之師言揆之物情咸謂一二新進大臣與前此用事者議論不能無不協趨向

不能無少異巳有紛爭之語睽間之迹浸浸不巳怨隙日深非特不能用心輔陛下維新之政臣恐小人之黨日盛而君子獨立寡助朋黨之禍又甚於前矣伏惟陛下辨之於早壞植散羣無使滋蔓不勝幸甚

靖康中起居郎胡安國上殿劄子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盖取諸離離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之表茍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

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則暗而不明邊陲不能守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黄門狗馬除甘泉宫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强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毁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

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宄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元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温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顧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群臣之邪正已皆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

倘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逺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逺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

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然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趨利為得計而於國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禄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謀不顧社稷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盖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

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姦邪之所喜

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已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朋黨劄子曰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修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

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

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

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埶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彚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

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悦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游不斷

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為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名士皆指為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宗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伏望聖慈考歐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

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

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虚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顔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寳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

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詡賜御書否泰卦因陳卦義上言曰臣昨日特蒙聖慈頒賜臣御筆親書周易泰否二卦臣以愚庸之質叨竊相位絲毫無補俯仰實慙不謂聖恩有隆疇昔賜之寶翰許以珍藏感荷私心非言可盡臣竊惟自古小人之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相與並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迹究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合

符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彚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守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朋黨可以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晝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晝而為陰否自

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隂已盡復變為陽則否之所由而生焉否之上九三陽已盡復變為隂則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日新其徳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願陛下常思其否焉區區贍説敢併以為獻不自知其妄陋也惟陛下裁赦

浚乞别邪正上言曰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

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茍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後明受之變當時從邪昌而為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

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偽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覆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浚議君子小人上言曰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

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焉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内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

矣使其言者之悞而吾未甞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恱服乎

浚又曰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為善將順其美是之謂

良若乃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茍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險肆譏間則為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高宗時趙元鎮除宣撫處置使朝辭上奏曰臣疏遠之迹荷陛下特達知遇恨無死所圖報大恩方國家多事中外乏人乃委臣揔師遠戍邉鎮主憂臣辱其何忍辭然自惟念渡江以來遭逢罷使揚歷臺諫再叨樞筦與聞政事趨走殿陛密勿冕旒拙誠獲伸無復顧惜雖聖

主全度見謂樸忠而萬目睽睽指為迂闊今乃以奇孤寡偶之身將使於萬里之遠曾無一毫之善可辱記憐安得不少陳悃愊以瀆聰聽臣竊見自古人君善用人者莫不專其委任假以事權任專則媢嫉必生權重則嫌謗立至唐之賢臣勳業如郭子儀猶困於魚朝恩程元振之謗傷名德如裴度亦被沮於元稹魏洪簡之朋比子儀明哲自將僅免危疑之累而度辨論激切卒隳幽鎮之功況勳名寵眷未及兩人求其成功亦已難矣

向者陛下當建炎圖治之初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事力百倍於今浚於陛下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礪山帶河之固君臣相信内外相資委任之篤今古無有而終致物議以就竄逐臣頃在紹興人或指臣黨浚故浚之責不敢以一言及其是非今考究其用心推尋其情實喪師失地錯繆之迹則有之未必盡如言者之甚也大率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則小人不安於分義謂名器可以虛授爵賞可以茍求一不如意便生觖

望川蜀之士至於醵金募士詰闢陳論展轉相傳以無為有一經指摘何以自明是以有志之士雖欲冒犯死亡為國立事而每以浚為鑒戒也雖然浚固有罪矣臺臣抨彈之可也諫官論列之可也人君赫斯震怒雖誅殛之浚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布衣之士行伍冗賤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書投牒人人詬罵肆言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不臣跋扈極人間之大惡皆歸之於浚嗚呼一何甚哉夫以浚之功與陛下之信也而謗

者至此則明君不能自信矣今臣無浚之功陛下之信臣無如浚以有功而見知也乃當此重責遠去朝廷臣恐好惡是非行且紛紛於聰明之下昔樂羊一篋之謗幾陷誣蔑賴文侯之明乃成中山之功魏尚數級之失遂致吏議唯文帝晩悟後有雲中之效伏望睿明鑒古今之得失念事功之難成憫臣孤直曲加庇覆使得展布四體竭志畢慮少寛陛下西顧之憂非特臣之幸也意廹情切干犯明畏臣不勝恐懼俟罪之至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修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知人

堯之所難也故臯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强而毅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無可乎及求之孔孟之書而得其説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一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後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

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非内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臯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

也問諸李克克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行簡為監察御史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疏曰臣聞

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爲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正之故爲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爲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甞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

為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事之幾微小

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對清光謂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説故首用為獻伏惟留神幸察

直龍圖閣李光乞辨君子小人劄子曰臣竊謂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而治亂因之葢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未有兩存而可以有為者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故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

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自古聖君賢臣立言垂訓未嘗不以小人為戒本朝仁宗皇帝專任韓琦富弼范仲淹故四十二年之間天下大治夷夏乂安海內生靈蒙福至今蓋不使小人參其間也夫邪正之不兩立猶薰蕕之不可同器而藏梟鸞之不可接翼而處也非正去邪則邪必害正此必至之理也陛下即位于今五年延見士大夫多矣君子小人之情狀固難逃於聖鑒臣請為陛下畧言其槩君子者難進而易退孤立而無朋人主

任用不疑則秉公心由直道其所舉措必欲合天下之公論而後已其事上也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其可而退其否逆所順而强所劣道合則惴然而來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斯而已小人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則枉道而求之及其既得之也則固寵保位惟恐失之於是内結近倖外交權臣傍引小人傷害善類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榛又曰趯趯毚兎遇犬獲之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盖小人讒間之言能變白為黑則如青蠅伏

慝詭詐則有若狡免而文致人之罪惡則無異於貝錦也蘇軾有言曰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之使來乎神宗皇帝嘗問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神宗歎息以為名言臣願陛下以此觀之則邪正分矣方今艱難之際國勢之危若綴旒然可言

之事未易悉數所謂端本清源之術臣願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任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謂貳見邪而不能剛決以去之之謂疑臣愚伏望陛下持大公至正之道以撫御海寓法天地簡易之德以照臨百官知其忠賢則任而勿貳察其姦宄則去之勿疑奮乾剛以明黜陟隆委任而責成功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

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皁櫪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别乎故必待歴塊超澗奔逸絶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為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聦明矣又歴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圮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

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廼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為若功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為非識者莫能辨逮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略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真偽者不得不然也況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

相併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為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為獻位卑言高惟陛下裁赦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六